

官場現形記卷之一

卷二十六

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
印本光緒三十年再
版本

作者 李寶嘉 撰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小說 章回小說
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8
編號 D869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
內住的只有兩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
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
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鬻門秀士鄉裏人
眼邊看見中了一場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
姓方的便漸漸的成了個學堂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下鄉
教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為上了年紀也就絕
意進取到得對面盡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
的也對面盡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

望成名 講制藝 紳勗後進 究訓頑兒



南亭新著

官場現形記

卷一

有錢倒也並不在乎關道你道如何賈大少爺道你是知道的我
一共匯來十萬銀子已經用去一大半了現在再要打電報給老
人家你曉得我們老人家的脾氣我的事他是不管的現在至少
再湊個十萬纔夠使而且還要報効黃胖姑道報効有了一萬儘
夠的了光安置裡頭再有十萬也好了現在只要你再湊十萬我
替你想法子包你實缺到手賈大少爺道這個我知道但是十萬
銀子從那裏去籌呢意思想要黃胖姑擔保替他去借同黃胖姑
商量黃胖姑道借是有處借但是利錢大些我們自己人不好叫
你吃這個虧賈大少爺道橫豎幾天就有實缺的等到有了缺還
怕出不起利錢嗎只求早點放缺就有在裏頭了黃胖姑聽罷便
不慌不忙話出一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五終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六

南亭新著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却說賈大少爺因爲要報効園子的工程又想走門子放實缺兩
路夾攻尙短少十萬銀子之譜托黃胖姑替他擔保暫時挪借黃
胖姑忽有所觸想着了一個人你道是誰就是上回書所說黑八
哥請吃飯在座的那個時筱仁時太守這位時太守本來廣有家
財此番進京引見也會來十幾萬銀子預備過班上兌之後帶着
謀幹只因他這個知府是在廣西邊防案內保舉來的雖然他自
己並沒有到過廣西然而仗着錢多上代又有些交情因此就把
他的名字保舉在內其實這種事情各省皆有並不稀奇至於他
那位原保大臣是一個提督軍門一直在邊界上帶兵防堵近來
爲着尅扣軍餉保舉不實被都老爺一連參了幾本奉旨革職押

解來京治罪這道聖旨一下早把時筱仁嚇毛了這時筱仁初進京的時候拉攏黑八哥拜把子送東西意思想拼命的幹一幹等到得着這個風聲嚇得他把頭一縮非但不敢引見並且不敢拜客終日躲在店裏惟恐怕都老爺出他的花樣等到夜裏人靜的時候一個人溜到黑八哥宅裏同八哥商量托八哥替他想法子八哥道現在是你原保大臣出了這個岔子連你都帶累的不好我看你還是避避風頭過一陣再出來的爲是就是我們家叔雖然不怕甚麼都老爺然而你是一個知府還夠不上他老人家替你到上頭去說話時筱仁聽了這話覺着沒趣因此便與黑八哥生疏了許多黃胖姑的消息是頂靈不過的曉得他有銀子存在京裏一時不便拿出來使用便想把他拉來叫他借錢與賈大少爺自己於中取利主意打定便說道人是有一個不過人家曉得你辦這種事情利錢是大的賈大少爺問要多少利錢黃胖姑道總得三分起碼賈大少爺嫌多黃胖姑道你別嫌多且等我找到

那個人來問他願意不願意再講賈大少爺道如此拜托費心了當時別去說明明日一早來聽回音等他去後黃胖姑果然去把時筱仁找了來先寬慰他幾句又替他出主意勸他忍耐幾時所說的話無非同黑八哥一樣慢慢的纔說到他的錢放在京裏錢莊上以前爲着就要提用諒來是沒有利錢的現在一時既然用不着何如提了出來到底可以尋兩個利錢總比乾放着好不比錢少十幾萬銀子果然放起來就以五六釐錢一月而論却也不在少處大約你一個月在京裏的澆裏連着揮霍也儘夠了一句話提醒了時筱仁心中甚以爲是不過五六釐錢一個月還嫌少一定要七釐黃胖姑暫時不答應他等到第二天賈大少爺來討回信便同他說銀子人家肯借利錢好容易講到二分半一絲一毫不能少訂期三個月人家不相信你要我出立憑據必須由我手裏借給你將來你不還錢人家只問我要老弟這事情是我勸你辦的好處你得這副十萬銀子的重擔却在愚兄身上但是小

號裏股東並不是愚兒一個如今要小號出這張票子你得找個保人不是做愚兒的不相信你爲的是幾個股東跟前有個交代買大少爺一聽利錢只要他二分半已比昨天寬了半條心幸虧他會拉攏親戚世誼當中狠有幾個有名望的在京出錢買缺又是當今通行之事因此大家不以爲奇倒又極力慫恿當時就有幾位出來做保黃胖姑又把時筱仁找了來由本店出立存摺給他時筱仁更覺放心但是黃胖姑一口咬定利錢只有五釐半時筱仁只好由他閑話休題且說賈大少爺錢已借到又會過八哥幾面八哥滿口答應說一切事情都在兄弟身上看看已到了引見之期頭天赴部演禮一切照例儀注不容細述這天賈大少爺起了一個半夜坐車進城同班引見的會着了好幾位在外頭等了三四個鐘頭一直等到八點鐘纔由帶領引見的司官老爺把他們帶了進去不知道走到一個甚麼殿上司官把袖子一摔他們一班幾個人上台階上一溜跪下離着上頭約摸有二丈遠曉

得坐在上頭的就是當今了當下逐一背過履歷交代過排場司官又帶他們從西首走了下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員當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預備召見又要謝恩又要到各位軍機大人前稟安真是忙個不了賈大少爺雖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見皇上雖然請教過多人究竟放心不下當時引了見下來先見着華中堂華中堂是收過他一萬銀子古董的見了面問長問短甚是關切後來賈大少爺請教他道明日召見門生的父親是現任臬司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沒有聽見上文只聽得碰頭二字連連回答道多碰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秘訣賈大少爺忙分辯道門生說的是上頭問着門生的父親自然要碰頭倘若問不着也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道頭不問你你千萬不要多說話應該碰頭的地方又萬萬不要忘記不碰就是不該碰你多磕頭總沒有處分的一夕話說的賈大少爺格外糊塗意思還要問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賈大少爺只好出來心

想華中堂事情忙不便煩他不如去找黃大軍機黃大人是纔進軍機的你去請教他或者肯賜教一二誰知見了面賈大少爺把話纔說完黃大人先問你見過華中堂沒有他怎麼說的賈大少爺照述一遍黃大人道華中堂閱歷深他叫你多碰頭少說話老成人之見這是一點兒不錯的兩句話亦沒有說出個道理賈大少爺無法只得又去找徐大軍機這位徐大人上了年紀兩耳重聽就是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他生平最講究養心之學有兩個訣竅一個是不動心一個是不操心那上頭見他不動心無論朝廷有什麼急難的事請教到他他絲毫不亂跟着衆人隨隨便便把事情敷衍過去回到家裡依舊吃他的酒抱他的孩子那上頭見他不操心無論朝廷有什麼難辦的事他到此時只有退後並不向前口口聲聲反說年紀大了不如你們年輕人辦的細到讓我老頭子休息休息罷他當軍機上頭是天天召見的他見了上頭上頭說東他也東上頭說西他也西每逢見面無非是

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頭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頭聽不見只在地下亂碰頭上頭見他年紀果然大了鬚鬚也白了也不來苛求他往往把事情交給別人去辦後來他這個訣竅被同寅當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叫他做琉璃蛋他到此更樂得不管閑事大眾也正喜歡他不管閑事好讓別人專權因此反沒有人擠他表過不提這日賈大少爺因爲明天召見不懂規矩雖然請教過華中堂黃大軍機都說不出一個實在只得又去求教他見面之後寒暄了兩句便題到此事徐大人道本來多碰頭是頂好的事就是不碰頭也使得你還是應得碰頭的時候你碰頭不應得碰頭的時候還是不必碰的爲妙賈大少爺又把華黃二位的話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兩位說的話都不錯你便照他二位的話看事行事最妥說了半天仍舊說不出一毫道理又只得退了下來後來一直找到一位小軍機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纔把儀注說清第二天召見上去居然沒有出岔子等到下來

當天奉旨是發往直隸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這幾天黑八哥一天好幾盪來找他黃胖姑也勸他上緊把銀子該報効的該孝敬的早些送進去倘或出了缺黑大叔在裏頭就好替你招呼買大少爺亦以他二人之言爲然當時算了算連前頭用剩的以及新借的總共有十三萬五千銀子當下黃胖姑替他分派報効二萬兩孝敬黑大叔七萬兩再孝敬四位軍機二萬兩餘下二萬五千兩以二萬作爲一切門包使費經手謝儀以五千作爲在京用度買大少爺聽了甚爲入耳滿心滿意以爲這十幾萬銀子用了進去不到三個月一定可以得缺的了且說此時周中堂雖然告退出了軍機接連請假在家不問外邊之事然而京報是天天看的一日看見奉旨叫買某人預備召見召見之後又奉旨發往直隸補用又交軍機處存記忽然想着了他說道賈筱芝的兒子乃是我的小門生他自從到京之後我這裏祇來過一盪以後沒有見他再來明天要請幾個門生吃飯順便請請他他這盪進京總算

得意同他聯絡聯絡臨走的時候還好問他借兩百銀子主意打定就順便多發了一副帖子約他到宅中吃飯買大少爺於這位太老師跟前久已絕跡的了齊頭帖子來的時候正因爲得了軍機處存記曉得是黑大叔同幾位軍機大人的栽培意思正想要請請八哥托他約個日子帶領進宮謝大叔恩典忽然見管家拿了周中堂的帖子進來買大少爺看過是約明午吃飯心上一個不高興隨嘴說了一句道明午我自己要請客我那裏有工夫去擾他管家問怎麼回覆來人買大少爺道帖子留下明天推頭有病不去就是了管家自去回覆來人不題這裏買大少爺忙寫信約黑八哥明午館子裡一叙叫管家即刻送去管家到黑宅的時候剛剛黃胖姑拿了七萬銀子的銀票又二萬銀子的報効連費用交代八哥托八哥替他去求大叔八哥一算銀子一共祇有九萬忙問道不是他專爲此事問時某人借過十萬怎麼你祇拿九萬來呢家叔跟前爲得要個整數少了拿不出手我們自己人我

不瞞你有了他還有我呢黃胖姑一聽口音不對連忙替賈大少爺分辨說他實在沒有錢好容易借了十萬拿一萬替他老太爺還了八千銀子的帳餘下二千做京裏的澆裏好在他多孝敬少孝敬大叔肚子裏總有分寸就是了黑八哥聽了甚爲失望面子上頓時露出悻悻之色正說話間門上人傳進賈大少爺約明午吃飯的信黑八哥正是滿肚皮不願意看了信隨手把信一摔道我那裏有工夫去擾他黃胖姑見黑八哥動了真氣於是左一個揖右一個揖連連說道這一遭是兄弟効力不週總求你担代一二以後補你的情就是了黑八哥一時雖不願意究竟因爲他經手的賣買多少他不得一時也不便過於回絕他歇了半天纔說道胖姑這遭事虧得是你經手叫我也不好意思的同你翻臉若是換了別人我早把這九萬銀子摔在大門外頭去了看你還有臉再到我的門上來黃胖姑聽說連忙又作一個揖道多謝八哥栽培你老人家同我鬧着玩我是禁不起嚇的早已嚇了一身大

汗連小褂都汗透了倒是賈潤孫他請你吃飯也是他一番盛意總還求你賞他一個臉去擾他一頓等他也好放心黑八哥至此方叫把信留下叫手下人回覆來人同他說我明天一准到就是了黃胖姑從黑宅出來先去拜賈大少爺見面之後不好說黑八哥同他起初翻臉怕的是賈大少爺笑他只好說現在裏頭開銷狠大黑八叔拿了這個錢統通要開銷給別人如今七萬銀子不夠黑八哥一定不肯收後來虧了我好說友說又私下許了他些好處他纔答應替我們竭力去幹你道辦事煩難不煩難老弟你幸虧這事是托愚兄經手倘若別人還不曉得如何煩難呢賈大少爺自然連稱費心感激不題一宵易過便是天明賈大少爺清晨起來先寫一封信給周中堂推頭感冒不能趨陪到等病好即來請安將信寫好叫人送去周中堂本來很有心於他見他不來不免失望然又想拉攏他隨手交來人帶回一信說世兄既然欠安不好屈駕等到清恙全愈就請便衣過來談談賈大少爺

拆開看過鼻子裏啞的一笑道我自己事情還忙不了那裡有工夫去會他說完把信丟在一旁自己却到館子裏去請黑八哥吃飯等到黑八哥來到賈大少爺先題起這番記名全是大叔栽培心上感激得狠意思想求老哥帶領進去當面叩謝黑八哥道家叔事情忙等我進去說明白了約好日子再來關照賈大少爺不免又是連連稱謝八哥這天吃飯下來因事進宮順便把賈大少爺要進來叩謝的意思說了黑大叔道賈後芝的兒子也過於囉嗦了有了機會我自然照應他我一天到晚事情忙不了那裏有工夫去會他黑八哥見他叔叔推頭沒有工夫見賈大少爺生怕出來被賈大少爺瞧他不起說他連這點手面都沒有面子上落不下去但是他叔子的脾氣一向是知道的既然說過沒有工夫也不便一定逼着他見只好一聲不響垂手侍位一站站了約摸有半點多鐘他叔子見他不走又不言語便說道你得了姓賈的多少錢這樣的替他帮忙八哥走上兩步朝他叔叔打了一個千

說道姪兒替人家經手事情一向不敢問人家多要一個錢大叔只管查問倘然姪兒多拿了一個錢聽憑大叔要拿姪兒怎麼辦就怎麼辦姪兒是死而無怨現在賈後芝的孩子他這銀子是的確確的借來的如今姪兒把他帶進來叫他見過大叔一面非但他自己放心就是那借銀子給他的那個人聽見了也放心曉得他這銀子已經交了進來不久總要得好處的黑大叔道難道銀子放在我這裏他們還不放嗎八哥道放心還有甚麼不放心就是姪兒替人家經手至今也不止一次了何曾誤過人家的事但是我們的賣買是一年到頭做的來京引見的人有幾個腰裡常常帶着幾十萬銀子不過也是東挪西借得了缺再去還人家如今並不是要大叔馬上給他好處只求大叔賞他個臉再見他一面人家出了銀子心上也就安穩了黑大叔一聽這話不錯但是——時自己又掉不過臉來只好說道你們這些孩子真正沒有經過事七八萬銀子算得什麼只顧來同我纏我若是不答應

你怕的，你今天沒有臉出去，就是出去了，也見不得姓賈的。現在你去同他說罷，叫他後天來見我。說完，黑大叔踱了進去。八哥到此，正如奉了聖旨一般出來。之後立刻叫人去通知黃胖姑，叫黃胖姑轉諭賈某人，叫他後天一早前來伺候。一同進去，不得有誤。黃胖姑也不敢怠慢自己，不得空，又怕傳話的人說不清楚，特地叫人把個賈大少爺找了來，鄭重其事的把黑八哥的話傳給了他。賈大少爺自然感激不盡，等到回家剛跨進門，只見管家拿了一張大名片進來，上面寫着候選知縣包信六個小字。賈大少爺看過，連說我並不認得此人。他爲什麼要來找我？管家道：「家人也問過他，他說他的胞兄是華中堂那裏的西席，他曉得老爺不久就有喜信，本已求過中堂要薦到老爺這裏來。是中堂叫他今兒先來的。賈大少爺道：「有信沒有？管家道：「家人亦問過他，既然是中堂薦來的，應得有中堂的薦信。他說沒有。又說：「等你們大人見了面，他自然曉得的。賈大少爺道：「不要是撞木鐘罷？既然是華中堂

薦來的，多少一個條子，總有爲什麼空着手來見我呢？既而一想，他說我，不久就有什麼喜信，或者果是他們老夫子的兄弟，打着中堂的旗號前來找我，也未可定。我不如請他進來見機行事。主意打定，就吩咐得一聲：「請一霎管家引了那人進來，那是韞帽袍套，賈大少爺先想穿了便衣出去相會，惟恐他果是華中堂薦來的，或者中堂真有什麼吩咐，生怕簡慢了他，便是簡慢中堂，又想倘然穿了官服去會他，設或他並不是中堂的，什麼世交故誼，豈不是我自己褻瀆自己，而且他是知縣，我是觀察，畢竟體制所關，想了一會，於是仍舊穿着便衣，叫家人取過一頂大帽子戴上。然後出來相見，那姓包的見面之後，立刻爬下行禮。賈大少爺雖然一旁還禮，却先爬起來，等到坐定，動問台甫。履歷姓包的自稱賤號松明，做省山東濟甯州人，卑職的胞兄號叫松忠，是前科的舉人。上年就在老中堂家坐館，卑職原先也在京城坐館，去年由五城獲盜案內保舉了候選知縣，往常聽見家兄說起大人，不日就

要高升馬上得實缺的所以卑職就托了卑職的胞兄求了中堂
想來伺候大人求大人的栽培賈大少爺道你見過中堂沒有包
松明道見是見過幾面賈大少爺道中堂有信沒有包松明道卑
職原想求中堂賞封信昨天見着中堂中堂說你先去見他我隨
後寫信送來所以卑職今天來的後來卑職出來的時候中堂叫
帶個信給大人賈大少爺一聽中堂托他帶信不禁又驚又喜忙
問中堂有什麼見諭包松明道中堂說大人上回送的那對烟壺
中堂很喜歡把自己所有的拿出來比了一比竟沒有比過這一
對的但是中堂的意思很想照樣再弄這們一對纔好該多少錢
他老人家都不可惜賈大少爺一聽中堂賞識他的烟壺立刻眉
花眼笑曉得包松明與中堂交非泛泛所以纔把這話交代於他
於是同包松明言長言短又要留他在寓裏吃飯又說本來兄弟
久慕得狠極常常請教一切又說現在兄弟還未得缺一切簡
慢將來外放之後另外盡情又問貴寓在那裏寶眷在京不在京

可以搬在兄弟這兒一塊住包松明巴不得如此一一答應連說
家眷不在這裏賈大少爺便吩咐管家立刻把西廂房王師爺的
床移在下首你們門房裏王師爺住的地方另外擺張床去把包
大老爺的行李搬了來即刻就去不准躲懶要是誤了包大老爺
的差事你們這些王八蛋一齊替我滾出去張羅了半天包松明
起身告別說要先到中堂跟前去覆過命回來就搬過來賈大少
爺又再三叮嚀了幾句方纔進來他一心只想着包松明說中堂
賞識他的烟壺曉得銀子沒有白花不久必有好處却忘記把中
堂還要照樣再弄一對的話味一味一團高興便想去告訴黃胖
姑忙喚套車到了前門大柵欄黃胖姑開的錢莊上會着了胖姑
按照包松明的話述了一遍黃胖姑聽了只是拿手摸着下巴頰
一言不發賈大少爺莫明其妙忙又問道包松明說的話狠有道
理的確是中堂荐來的但是怎麼連個薦條都沒有呢黃胖姑微
微笑道大人先生這些事情豈肯輕容易落筆你送他烟壺他都

肯同姓包的說這姓包的來歷就不小你如何發付那姓包的呢
買大少爺便把留他住的話說了黃胖姑道狠好倒是姓包的後
頭那句話你懂不懂買大少爺茫然黃胖姑道中堂的意思還要
你報効他一對呢買大少爺道我報効過了黃胖姑道我也曉得
你報効過了他說中堂心上還想照樣再弄這們一對他也不是點
着了了你仍舊要你孝敬他倘若不想到了你他爲什麼要把這話
叫姓包的來傳給你呢買大少爺聽了這話手摸着脖子一想不
錯躊躇了半天說道銀子多也化了就是再報効一對也有有限但
是到那裏照樣再找這們一對呢黃胖姑沉思了一會道你姑且
再到劉厚守鋪子裏瞧瞧看買大少爺一聽他話不錯好在相去
路不多遠立刻坐了車去找劉厚守見面寒暄之後題起要照前
樣再買一對烟壺劉厚守故作躊躇道我的大爺前一對還是彼
此交情讓給你的叫我那裏去照樣替你去找呢現在的幾個闊
人除掉這位老中堂你又要去送誰買大少爺正想告訴他原是

華中堂所要既而一想怕他借此敲竹槓話在口頭仍舊縮住慢
慢的道是我自己見了心愛所以要照樣買這們一對劉厚守是
何等樣人而且他這店就是華中堂的本錢他們裡頭息息相通
豈有不曉得之理他既不談也不追問歇了一會說道有是還有
一對是兄弟留心了二十幾年纔弄得這們一對原想留着自己
玩不賣給人的如今彼此相好也說不得了買大少爺一聽他還
有不禁高興之極連說如蒙厚翁割愛要多少價錢兄弟送過來
就是了劉厚守只要他這一句話立刻走到自己常坐的一間屋
裏開開抽屜取了出來交給買大少爺買大少爺托在手上一看
誰知竟與前頭的一對絲毫無二看了半天連說奇怪怎麼與前
頭買的一對一式一樣竟其絲毫沒有兩樣呢劉厚守立刻分辨
道這一對比那對好怎麼是一樣前頭一對你是二千兩買的這
一對你就是再加兩倍我亦不賣給你買大少爺道依你要多少
劉厚守道一個不問你多要一文也不能少我的你拿八千銀子

來我賣給你買大小爺道倘然是另外一對果然比前頭的一對
好不要說是八千連一萬我都肯出現在仍舊是前頭的一對怎
麼要我八千呢劉厚守道你一定說他是前頭的一對我也不來
同你分辯你相信就買不相信我留着自己玩說着把對烟壺收
了進去買大小爺坐着無趣遂亦辭了出來仍舊趕到黃胖姑店
裡黃胖姑見面就問烟壺可有買大小爺道有是有一對同前頭
的絲毫無二據我看起來狠疑心就是前頭的一對黃胖姑不等
他說完忙插嘴道既然有此一對就該買了下來買大小爺道價
錢不對黃胖姑問多少價錢買大小爺道他問我要八千黃胖姑
便道八千不算多就是八萬你亦要買的買大小爺忙問其故黃
胖姑歎一口氣道咳你們只曉得走門子送錢給人家用連這一
點點精微奧妙還不懂得買大小爺聽了詫異一定要請教黃胖
姑便告訴他道你既然認得就是前頭的一對人家拿你當傻子
重新拿來賣給與你你就以傻子自居買了下來再去孝敬包你

一定得法就是了說到這裏買大小爺也就恍然大悟想了一想
說道仍舊要我二千也夠了一定要我八千未免太貴了些黃胖
姑把頭一搖道不算多他肯說價錢這事情總好商量買大小爺
還要再問黃胖姑道你也不必多問我們快去買了下來再配上
幾樣別的古董仍舊托劉厚守替我們送了進去老弟不是愚兄
誇口若非愚兄替你開這一條路你這路那裏去找呢說着兩人
一塊兒坐車又去找劉厚守把來意言明劉厚守噫開嘴笑道
我早曉得潤翁去了一定要回來的如今連別的東西我都替你
配好了取出看時乃是一個搬指一個翎管一串漢玉件頭總共
二千銀子連着烟壺一共一萬買大小爺連稱費心黃胖姑便說
銀子由我那裏划過來當下又議定三千兩銀子的門包仍託劉
厚守一人經手諸事就緒買大小爺方纔回寓下車進門便問包
大老爺的行李搬了來沒有管家回道搬了來了又問牀鋪好了
沒有管家回道王師爺出去了家人們不好拆他的牀等他回來

纔好動他的賈大少爺便罵混帳王八蛋你們吃我的飯還是吃姓王的飯管家們不敢做聲賈大少爺又問包大老爺來過沒有管家們回來過一次又去了賈大少爺又罵管家不會辦事替我得罪人姓王的是你們那一門的祖宗不敢得罪他一頭說一頭走到師爺住的屋裏親自動手去掀王師爺的鋪蓋管家們也只好帮着下帳子捲鋪蓋賈大少爺直等着把包老爺的帳子掛好被褥鋪好方纔走去列位曉得這位王師爺是個什麼人他原是浙江杭州秀才乃是賈臬台做浙江糧道時書院取過高等的因此就拜了門也無非竭力仰攀以圖後來提拔的意思賈臬台倒也很賞識他就把他帶到河南一直留在衙門裏齊巧兒子得了保舉進京買臬台就把這人交代兒子道你把他帶了去有什麼往來信札請客帖子可以叫他寫寫因此他所以纔跟了賈大少爺進京上文說的一位代筆師爺就是他了祇因他的爲人過於拘執了些所以東家不大喜歡他是杭州人說起話來姐的

姐的全是土音有點上不得臺盤所以東家更覺犯他的惡意思想辭他館打發他回去已非止一日了這天賈大少爺因他不在家又急於要巴結包老爺所以趁空自己動手掀他的鋪蓋誰知掀到一半他剛剛從外頭回來在門帘縫裏張了一張見是如此這一氣非同小可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六終

凡所
圖書

